

画说上海生活细节



刘文茵 刘善龄 著

这本小书将向你讲述上海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来龙去脉。
从书中你会知道一百年前上海人怎么度过一年的四时八节，
辛亥革命前夕的上海潮人怎样穿戴，
乃至上海女人何时开始披围巾，
何时拎着坤包上街之类生活史的细枝末节。



学林出版社
www.xuelinpress.com

画说上海



(清末卷)

刘善龄 刘文茵 著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说上海生活细节 / 刘善龄，刘文茵著。——上海：
学林出版社，2017.1

ISBN 978-7-5486-1132-5

I . ①画… II . ①刘… ②刘… III . ①上海—地方史
—史料 IV . ① K29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8621 号

画说上海生活细节

著 者 —— 刘善龄 刘文茵

责任编辑 —— 钱丽明 王婷玉

装帧设计 —— 魏 来

出 版 ——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电话/传真：021-64515005

网址：www.xuelinpress.com

发 行 ——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：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网址：www.ewen.co

印 刷 ——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—— 710×1020 1/16

印 张 —— 13.75

字 数 —— 22万

版 次 —— 2017年1月第1版

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—— ISBN 978-7-5486-1132-5/G · 437

定 价 —— 42.00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读者可向工厂调换)

自序

顾颉刚小时候少年老成，不爱游戏，只喜欢听大人讲神话故事，或与祖父外出散步。祖父带他上街或给先人扫墓，看见一块匾额，一个牌楼，一座桥梁，必定会把它们的历史讲给他听，回家后再让顾颉刚按着先后次序写成一个单子。于是，在少年顾颉刚的意识里，就有了最起码的历史认识：凡是眼前见的东西都是慢慢积累起来的，不是古代尽有，也并非现在才有。后来成为一代历史大家的顾颉刚，回忆往事仍然说这个认识使他毕生受用。历史不是一套套空洞的干巴巴的说教，也不能仅依靠宏大的历史叙事，历史是鲜活的，有着丰富的细节，一个普通人，思想只要不被汗牛充栋的细节淹没，总能从具体的历史中得到感悟。而最能让一个人历史认识得以升华的，恐怕就是生活周围最熟悉最常见的情况。

这本小书将向你叙述上海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来龙去脉。从书中你会知道一百年前上海人怎么度过一年的四时八节，辛亥革命前夕上海人的生存环境、衣食住行，最具上海地方特色的蔬菜，最平常的早点大饼油条；百年前的上海潮人怎样穿戴，以致上海女人何时开始披围巾，何时拎着坤包上街之类生活史的细枝末节。

本书取名“画说”，因为图画和文字在书中同样重要，书中所选上海城市生活史的二百余帧画面，都是从《点石斋画报》和《图画日报》等百年前的报刊上细心截取，有些画能直接传递文字不能或者不曾记录的信息，有的画则以中西老报纸以及清末笔记细加考证。图画传递老上海的市井风情，不只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，对于再现历史场景的影视戏剧创作，也有参考的价值。辛亥前夕上海的中上阶层流行穿极高领子的衣衫、插胸花、冬天

穿皮靴，这些服饰史的细节恐怕许多导演舞美不曾留意。百年前上海街头小店出售汽水，因为装在圆底的瓶中，所以必须倒挂在店堂里。松江的欢乐谷之前一百多年，上海就曾有过西方发明不久的木质过山车，这些城市细节都能增强历史的真实感。关注细节不只是有趣，写作中尽力收集的第一手资料，或许也改写了文化史的通常说法，譬如上海人使用煤气的最早时间，男装与女装红帮裁缝的区别，还有上海最早男女同台演戏的时间，这些在文化史上不无意义。扑克牌在中国的流行，过去很少见文献记载，我们在小说《海上繁华梦》中有了意外的发现，借助互联网的帮助甚至找到了一百年前上海人最初玩的扑克，并且知道了生产它的美国公司依然存在，这种牌仍然还在生产。

历史教科书关注的是那些给当时或后世带来深远影响的大事件、大人物、大发明、大改革，以及改变社会进程的大战争、大革命。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，将那些彰显易见大事件比喻为“澍雨降而麦苗茁，烈风过而林木摧”。除了明显地影响历史的骤变，还有一种历史以渐变的形态出现，譬如衣食住行之类生活方式，变化细微而难以觉察，就好像是潮水冲击着河岸，渐渐地形成的淤滩；又好比隔夜的茶水在紫砂壶中慢慢积淀为茶渍，哪怕细心的人也难以察觉。然而历史的渐变一旦形成便不能轻易地被磨灭，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共同习惯或心理，人们无法确知它在什么时候，由什么人造成，但普通男女的饮食起居行为举止，也许对它的出现都曾起过作用。历史是骤变和渐变的总和，悄然的渐变为彰显的骤变积聚能量，彰显的骤变又为悄然的渐变打开了闸门。辛亥革命正是烈风过而林木摧的历史骤变，这本书讲述辛亥前夕上海社会发生的细微而难以觉察的历史渐变，也算是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。

最后，这本书写作和出版得到过许多帮助，钱丽明女士细心的编辑，美编魏来小姐对图画做了极认真细致的装帧设计，秦静女士曾给本书的初稿提过不少的建议，还有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和卢湾区图书馆的朋友，在本书资料收集中给予了热情的帮助，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目 录

序 言 / 1

一. 岁时篇

1. 谢年：上海人的祝福 / 4

2. 绕阶名纸拾梅红 / 8

3. 塔灯高照浦东西 / 13

4. 二月十二花朝节 / 19

5. 合城扫墓赶清明 / 22

6. 年节担盘送礼忙 / 26

7. 端午龙舟重阳菊 / 30

二. 饮食篇

1. 逢熟吃熟最开心 / 38

2. 马路小贩和室内菜场 / 44

3. 排骨年糕背后 / 48

4. 大梆馄饨卜卜敲 / 52

5. “大饼油条”的前世今生 / 55

6. 小说一品香 / 60

7. 冬天的番菜馆和宵夜馆 / 67

8. 老画报里寻找旧茶馆之繁荣 / 72

9. 邵万生月饼也不错 / 78

三. 时尚篇

1. 囤人嗜烟真时尚 / 82

2. 满城尽见高领圈 / 86

3. 1909年的时尚达人 / 92

四. 居行篇

1. 晚清作家笔下老红木 / 102

2. 福利公司的家具发票 / 109
3. 客栈改名旅馆 / 113
4. 烧煤的时代到啦! / 122
5. 南京西路亮电灯了 / 127
6. 煤气公司宣布减价 / 132
7. 人力车之黄包车时代 / 136
8. 1901式的新记录 / 141

五. 娱乐篇

1. 丹桂茶园开男女同台之先河 / 146
2. 从茶园走向新舞台 / 151
3. 四马路影戏喧哗图 / 156
4. 今夜只玩“圈的温” / 163

六. 园林篇

1. 康脑脱路上的徐园 / 172
2. 愚园路上叹愚园 / 176
3. 陆士谔张园“世博”梦 / 181

七. 医教篇

1. 1909年医院概览 / 188
2. 百年老校剪影 / 192
3. 城市的文化地标 / 196

八. 社会篇

4. 彩票的后吕宋时代 / 200
5. 百年不变的骗术 / 205
6. 打得倒皇帝打不倒笼头水 / 208

一岁时篇

不论过去现在，农历新年都是上海最热闹的节日，过年不仅充满着喜庆，洋溢着春意，也流淌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。宣统年间的上海俨然已成东南沿海的繁华都市：城隍庙里能买到各省为赈灾发行的彩票，四马路（今福州路）有茶楼也有番菜馆，还有一家挨着一家的妓院，有演出京戏的茶园，也有放映电影戏的影院，鸦片烟馆虽已歇业，各色总会依然烟雾缭绕，赌场里有人搓麻将也有人玩这年头最时尚的西洋扑克牌。从静安寺到外滩电车风驰电掣，不论洋场还是华界，马车和人力车到处可见。宣统

年间的农历新年就是这么个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景象。岁末年终见多识广的上海人照样辞旧迎新，思想开通的年轻人，虽然厌烦了繁文缛节的旧俗，但只要不曾皈依了天主教，过年家家户户仍然遵照祖宗留下的陈规。一百年前的上海就是在这种新与旧的交错中度过了一年的四时八节，虽然时局动荡，风雨飘摇，大清王朝气数快尽。



① 谢年：上海人的祝福

鲁迅写祥林嫂凄惨的人生，却把这个悲凉的故事安排在鲁镇年终大典时，庄严而欢快的节日气氛当中。关于“祝福”，周作人说古书上原来写为“作福”，源于上古时候的腊祭。这一祭典江浙地区其实都有，老上海人腊月十五之后举行的年终祭祀，张春华于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编《沪城岁事衢歌》，说上海岁末的大祭，我伲叫“做年”。1907年李维清编《上海乡土志》也说“望（十五）后，各以年物馈送，曰‘年礼’”，以牛羊醇酒祭神，曰“做年”，但1909年出的《图画日报》第一百七十二号上描绘上海的年终祭典，画家说除开信奉天主教的人家，家家户户都要“香烛酒醴”酬谢神祇，称之为“谢年”。

居民年终谢年之热闹





又叫“做年”又叫“谢年”，同一座城市，同一种习俗，怎么冒出两种不同的名称？原来今天的苏州河，从前叫吴淞江，开埠前上海原本局限于吴淞江之南一隅，所以道光前上海人常以“淞南”自称。一江之隔的淞北语言风俗和苏州相近，却与淞南的老城厢有不少的差异，比如玉米，淞南的上海话叫珍珠米，淞北的方言则称为“番麦”。鸦片战争之后上海从淞南逐渐拓展到了淞北，即今苏州河以北的地界，于是新上海话就有了淞南、淞北两种元素，当李维清称年末的祭典为“做年”时，《图画日报》则以吴侬软语呼之为“谢年”。这也是我伲上海“闲话”百年变迁留下的历史痕迹。

老上海的“做年”与鲁迅讲的绍兴“祝福”一样，都是农耕时代先民在生产中逐渐形成的习俗。春耕、夏耘、秋获、冬藏，直到岁末残年农人仍然顾不上休息，

喜庆的节日，上海人总喜欢敲锣打鼓，锣鼓声里尽显出了上海人爱热闹的性格。锣鼓声也驱散了千万移居上海的外地人的乡愁。等到这座城市变得沉稳，等她更能包容，外乡游子很快就融入其中，这时候喧嚣的锣鼓声，也就渐渐地消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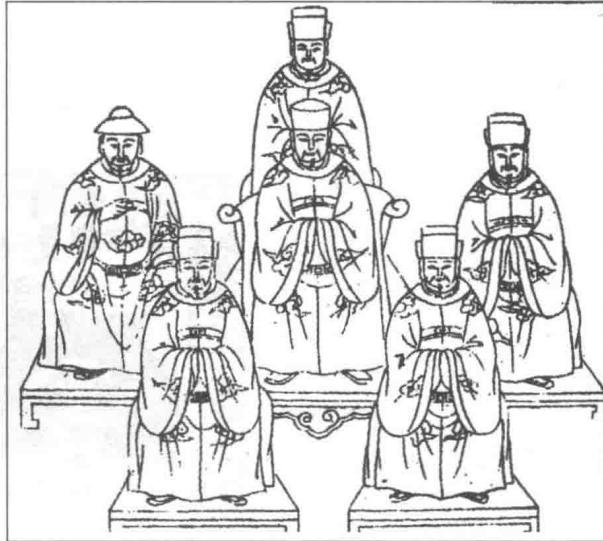
他们到江海捕鱼原野弋猎，得到猎物最要紧是献给庇佑他们平平安安度过一年的神祇，这就是所谓“腊祭”。后来有些地方用送灶、祭祖的仪式取代了年终的腊祭，但在今天江浙沪地区，古代的腊祭却一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，只是各地的叫法不同，吴文化地区叫“谢年”，越文化圈称“祝福”，《越谚》记为“作福”；介于吴越之间的上海老城厢则呼之为“做年”，如此看来从前淞南的习俗与越文化更加靠近，而嘉定人受吴文化影响好像多一点。

上海自乾隆以后就有很多外乡的移民，开埠之后更成了五方杂处的都邑，移民的性格大多放任不羁，所以上海的谢年没有鲁镇“祝福”那种庄敬肃穆，信神的人无非祈求多子多寿多财，不信神灵的人则把仪式视为阖家的团聚。清末画报描述上海人祭祀神祇，敲锣打鼓煞是热闹，祭坛上供的神像叫“神模”，街上有现成的可买，祭完也就是点把火将之化作青烟。画家在画报上做了首《谢年颂》：“愿颂立宪，获福无边”，“国民进步，学识完全”，“破除迷信，旧俗胥湔”，写的都是那个年头开明人士的愿景。

许慎《说文》称“冬至后三戌为腊，腊祭百神”，上古的腊祭定在了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，后来不用干支纪日，“做年”“作福”时间改在了腊月十五到除夕的半个月中。“做年”不单没有了固定的日子，祭祀的究竟是哪路尊神，恐怕不同地方也是各取所需与时俱进。前面所引《上海乡土志》说是“以牲醴祭五祀”，1799年日本长崎地方官中川忠一派人访问旅日华商，编了本《清俗纪闻》，书中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俗，说十二月



卖神模的店铺



日本《清俗纪闻》中的“六神”

十五日以后“谢神”，家家向六神及自己信奉之神供奉三牲鲜果，以酬谢一年来保护之神恩。《清俗纪闻》注释“六神”说是：赵玄坛、土地、青龙、利市、招财、和合。略知民俗的人都知道赵公元帅和土地老儿，青龙，利市、招财、和合这四神，日本学者说它们出处不详，其实青龙应该就是上海地区普遍信仰的施相公和他豢养的小青蛇，青龙在中国文化中又是东方之神的化身，它和西方的白虎、南方的朱雀、北方的玄武并驾齐驱。



卖灶元宝

画里有话：日渐消失锣鼓声

清末的上海不只谢年，无论送灶神迎财神都要动用锣鼓家伙。开埠之前对敲锣打鼓之举尚有乡规民俗的限制，据《沪城岁事衢歌》说：上海老城厢旧俗“元旦以前不鸣钲鼓，恐休戚不同，见憎于人”。后来凡喜庆节日，上海人都喜欢敲锣打鼓。有幅1921年作的漫画《同是音乐，此俗彼清》讽刺敲锣打鼓过年，是一种让人讨

同是音乐 此俗彼清



厌的旧俗，但直到文化革命结束，上海还有专卖锣鼓家伙的响器商店。作为爱热闹的上海人的文化风景，震耳欲聋的锣鼓声的消失，距今也才不过一二十年。

画报里的故事：施相公与他的小青蛇

上海人究竟怎么做年或谢年，文献中只留下了片言只语，要想恢复这段失去的记忆，恐怕还得依靠毗邻地区的风俗材料补充。譬如祭神的供品，据顾禄的苏州风土记《清嘉录》说，有市中卖的盘龙馒头甚是特别。那馒头比平常巨大，上面蜿蜒盘一条面粉制成的小龙，再用面粉做成“瓶胜、方戟、明珠、宝锭”等，装饰在小龙周边，取的都是吉利的好口彩。

盘龙馒头背后还有个很有趣的传奇故事，说是宋朝

时华亭县相公施鄂，在山里拣到个很小的蛋，后来蛋里孵化出了一条小蛇，小蛇长大后施相公就把它装在一个竹筒里豢养。把蛇当宠物来养现在并不奇怪，但那时的人大概有点大惊小怪。相公进考场去应试，那蛇自己就溜了出来乘风凉，不料周围的人看见了一位披着金甲的尊神待在了施相公的屋内，他们拿着刀枪去攻击它，却被这蛇给打败了。后来大家报告官府，不料官军也不是蛇神的对手。施相公从考场出来，见众人惊慌失措便说：“这是我的蛇，它不会伤害人的。”相公只是轻轻一呼，蛇就缩小了身子钻回了竹筒。可那当官的更加恐惧，说你能这样呼唤蛇神，还有什么不能做的。官府把养宠物的相公给杀了，这下可激怒了蛇神，为给施相公复仇，它接连伤了十几个人。官府无奈只好封施相公为护国镇海侯。镇海侯爱吃馒头，于是就给他做很大的巨馒去祭祀，至此那条蛇才蜿蜒在馒头上死了。苏州地方谢年一定不忘祭祀施相公，馒头就是为他而设，只是馒头上本应该是蛇，后来变成了龙，则是日久的衍讹。

② 绕阶名纸拾梅红

“满城裙屐此匆匆，宾主循环一例同。卓午出门归路晚，绕阶名纸拾梅红。”《沪城岁事衢歌》这几句诗说的是老上海人拜年的匆忙情景。一百年前上海还没有流行贺卡，但中上阶层出门拜年却时兴在他人们门前留张名片，并不进门谒见主人。

名片在古代叫“刺”，又叫“飞帖”，通常是用梅红色的纸印制。正午出门给亲戚朋友挨家挨户送梅红帖子，傍晚归来在自家门前石阶上也能捡到朋友送来的帖子，这是个沿袭了很久的习俗。《艮斋杂记》说“拜年之风，有帖到而人不到者，宋时已然”。宋朝人周密《癸辛杂识》写了个笑话，说有个沈公子派仆人给亲戚朋友送“刺”贺岁，先到吴四丈家，吴家发现沈公子要送的也都是自己的亲朋，便用酒将沈家仆人灌醉，然后将他带的帖子都换成自家的，结果沈家仆人忙了一天，送的却是吴家的帖子。

派遣仆人送拜年帖，宋朝时候只限于至亲，一般亲友如果不亲往还是会被视为“作伪”。《清波杂志》说有

乘马车出行之时髦





清末雨具：

雨中除夕（上图）
南京路虹庙隔壁雨具店
德昌号（下右图）

个士人令仆人手持马衔（铃），每到一家先摇几声铃再留下名刺，表示自己骑马来过了。被人发现他们做假，主人故意出门来看，仆人极窘只好说“适已脱笼”。“脱笼”在这里一语双关，字面上是马挣脱笼罩，其实也是当时很流行的“切口”，意思就是弄虚作假。

清朝初年贺岁送名刺还遵守古法，帖上写明受贺人

的称呼，等到康熙中叶，拜年帖都换成梅红纸片，有的只写某人拜贺，连受贺人的称呼也给省了。有些人平日从不往来，甚至相遇都不打招呼，过年时也会有拜年帖送上门来。

古代人送拜年帖或骑马或坐轿，清末上海富贵人家拜年先坐马车、人力车；到宣统年间又有了汽车拜年。有钱人貂褂狐裘，高车驷马，“身不觉其冷，体不觉其劳”，虽然日拜几十家，亲自下车递帖的只有几处，其余一律仆从代劳。贫穷人家忙于生计即使过年也没有空闲去行这等虚礼。最苦恼是上海中等人家，他们大多做小本买卖，对那些生意场上的伙伴，或者经常往来的客户，过年时候决不敢怠慢，但出门拜年只能靠两足奔波，沿门入贺，一天下来已是汗下如雨，筋疲力尽。倘遇上雨雪盈途泥泞载道，上张雨伞，下穿钉靴，四处奔走更加苦不堪言。

新年团拜图

